

珍藏版



DUZHE

读者

®

乡土人文版
之亲情驿站(A卷)
十年精华文丛

DUZHE XIANGTU RENWEN BAN ZHI QINQING YIZH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DUZHE

创刊十年经典珍藏

读者

乡土人文版
十年精华文丛之

亲 情 站

驿
QIN QING
YI ZHAN

A 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之亲情驿站. A
卷 /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编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226-04020-1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9522 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主 任: 彭长城

副主任: 陈泽奎

主 编: 高剑峰

编 委: 蒲安应 马文若 王廷鹏

王玉柱 张 林 张 洁

编 务: 冯 璐

责任编辑: 马文若

封面设计: 江诗贤 刘清泉

版式设计: 王新成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之亲情驿站(A 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北京大河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1 字数 347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650

ISBN 978-7-226-04020-1 定价: 29.80 元

总序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是《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在杂志创刊10年之际推出的一套系列丛书，该丛书根据杂志的8个经典栏目编选，共两辑14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是一本以“乡土中国”为表现对象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创刊于2000年，原名《读者》(乡村版)，最先面向农村发行；2006年《读者》(乡村版)更名为《读者·乡土人文版》，并进行了扩版增容，由原来的48页单色印刷调整为64页全彩印刷，同时面向全国城乡发行；2009年杂志再次扩版至72页，成为一本展示乡土中国的大开本杂志，内容更丰富、视野更广阔、角度更全面。杂志从创刊至今，已有10年。10年来，《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一直以独特的视角聚焦乡土中国，关注平凡百姓的生活和命运，采撷中国大地上的人文遗韵，发掘平凡人身上的人性光辉。10年间，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对刊物的关心和爱护，激励着我们在工作中永怀感恩之心，勤勉、谨慎，力求编辑的每一期杂志都能做到尽善尽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读者·乡土人文版》从当初的一株小苗，经过10年的雨露风霜，如今虽未参天，但也健康挺拔，风骨独具，秀于刊林。

回顾十年风雨路，采得香茗献知音。适逢杂志创刊10年之际，为记录10年来的编刊历史，总结编刊过程中的得失，感谢读者朋友多年来对杂志的厚爱和支持，我们将杂志创刊10年来汇集的美文精华，按照杂志栏目选编成《〈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回馈广大读者。

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由于佳作众多，虽经多次删减，但仍有一些文章不忍



割舍，因而，除《旅食天下》和《行走乡土》单独成卷外，《百味人生》、《一方水土》、《百姓生活》、《亲情驿站》、《心灵家园》和《风俗民情》大致按杂志前5年和后5年的时间顺序分为A、B两卷。整套丛书将分两辑出版：第一辑于2011年年初出版，包括《百味人生》(A卷)、《百姓生活》(A卷)、《亲情驿站》(A卷)、《心灵家园》(A卷)、《风俗民情》(A卷)、《一方水土》(A卷)和《旅食天下》(全一卷)；第二辑将于2011年年底出版，包括各书的B卷和《行走乡土》(全一卷)。另外，应广大读者朋友的要求，编委会正在筹划编辑4本视觉主题图书，分别为《中国民居》、《乡土映象》、《民间艺术欣赏》和《中国人文地理》，预计将于2012年出版。

一本好书是一生的财富，它会为你开启一扇了解时代和世界的窗口，让你的眼界更开阔，让你的思想更充实，让你的生活更有趣。我们坚信《《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就是这样的书。它会让你了解到乡土中国的魅力和神韵，体味到那感动人心的亲情故事和充满情趣的百姓生活，欣赏到那独具特色的人文风貌和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伏尔泰说：“当我们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找到了一个朋友；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本好书的时候，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会成为你的朋友，相信它最后也会成为你的老朋友。

鉴于编辑该套丛书时间紧促，加之经验不足，书中瑕疵在所难免，望读者朋友见谅。另外，本杂志原副主编李一郎同志在选编这部书稿的过程中付出不少心血，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长城、副总经理陈泽奎和第一任主编胡亚权等在书稿的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2010年12月



- 01 酒/朱正亚
- 03 山石和父亲/杨德芹
- 05 山人的儿媳/凸 凹
- 07 亲娘/李兴学
- 11 感恩无去处/张 燕
- 15 八哥/张 扬
- 18 一对红枕套/北国草
- 20 听戏/赵 新
- 23 竹灯/李广宇
- 25 母亲的油菜花/阿 文
- 28 爱的旅程/晨 义
- 31 寒风吹彻/刘亮程
- 36 父亲母亲之间/譙 楼
- 40 一件新衣/万中华
- 42 娘家/秋子红
- 45 父亲，从乡下来/符浩勇
- 47 二十五枚相思扣/黄秀梅
- 50 得喜/久 韦
- 52 梨的故事/郭小云
- 56 新婚的日子/文清丽
- 62 一个鸭梨/杨 雄
- 65 母女情深/郭 玲
- 67 乡村教师/岳 勇
- 69 活着/陈永林
- 71 别情/王奎山
- 73 白衬衫·月牙印/方冠晴
- 77 最后一碗热汤面/清 新
- 80 又见朱槿草/张庆芳
- 83 女人/秋子红
- 86 父亲的萝卜干/胥加山
- 88 回娘家/严晓霞





- 92 槐花饺子/潘 格
- 94 一对箱子/张晓峰
- 98 我的心贴着你的背/公孙燕
- 100 守锅馍馍/赵继宝
- 104 四叔欠我三百块/史保国
- 106 好邻是棵父亲树/马 德
- 109 亲亲咱娘/含 辛
- 111 遥远的苹果/王智君
- 113 离婚/谢文艳
- 117 苜蓿芽儿/张小放
- 119 百衲衣/叶大春
- 121 童年的十元钱/张枫霞
- 124 枣树、父亲和我/王全有
- 127 故乡人/蔡习超
- 129 两身老衣/高 凯
- 132 天下父亲/博昌尧
- 134 红鸡蛋/刘诚龙
- 137 十二只橘子/陶柏军
- 139 半块麸饼/常春藤
- 141 母亲的棉花/胥加山
- 144 母亲的选择/陈文阁
- 146 消失的仇恨/陆勇强
- 148 一包咸菜头/秋 思
- 150 父亲的人情簿/刘志坚
- 152 女人的较量/李桂芳
- 155 偷鱼贼/莫义君
- 157 人性的灯盏/张小放
- 159 乳名/张旺辉
- 161 那是爱的记录/安 宁
- 164 母亲的红嫁衣/刘跃清
- 166 二十年后的泪水/时英友





- 169 药渣/江 岸
- 172 遗失的鸡蛋/单 宇
- 175 疯娘/痕 迹
- 180 世界上最爱我那个人去了/重 生
- 184 购粮本·记工本/杨稼生
- 189 母亲的中山表/李正文
- 191 四奶奶的账本/李桂芳
- 194 财富/刘志刚
- 196 戒指/刘东伟
- 198 乡下大姨的智慧/阿 成
- 201 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李晓琴
- 203 母亲与麦子/阿 青
- 205 没有甜言蜜语的爱/钱寅生
- 208 大舅/王 锐
- 210 恩怨一堵墙/王和合
- 212 我的父亲母亲/张 扬
- 215 两根稻草/梅 村
- 218 进城的父亲/文 冬
- 221 回家过年/李正文
- 224 没有鞭炮声的除夕夜/金 翔
- 226 十三婶/郑能新
- 228 泪光点点/周海亮
- 230 脚量爱情/张育晓
- 232 母亲的记性/陈本豪
- 236 老区的爱情故事/钱勤发
- 238 乡下的继母/黄永达
- 241 母亲的背心/赵倡文
- 244 用生命诠释母爱/张馨雨
- 246 不忍告别/胥加山
- 249 想给父亲买双鞋/管小其
- 251 “窝囊”的父亲/张正直





- 255 豌豆花儿开/矫友田
258 我的父亲和母亲/李培俊
260 嫁女/李 涛
262 父亲的匣子/长 袖
266 给父亲写信的那些日子/夏成俊
268 大哥/缠枝莲
272 丑妻/桑庭清
274 没妈的孩子有爹疼/张军花
277 母亲的高凳/程 默
279 乡下人/谢 豹
281 过年/赵守玉
283 大爱无形/金 翔
286 带着感激上路/顾振威
288 寄养/阿提凯姆·翟米尔
292 1960年的两块芋头/石庆滨
294 弟弟的爱/老 轻
298 偷苜蓿的女人/刘家科
300 被雨淋湿的歌/刘卫平
303 丑妈妈/郭寂瑶
306 杏树的回忆/包利民
309 送父打工/张红雷



酒

朱正亚

村人怕村长，村长怕老婆。

村人们怕村长，是因为村长能耐，酒量吓人。多烈性的酒，抓起瓶敢“吹洋号”。咕嘟几声闷响就下肚，喉结也只消滑动几下，那爽气那豪情那架势英雄得不得了。所以，村里的塑料厂红红火火，随着村长的醉步一路走来，由当初的电烫修补塑膜的作坊，做成现今的“大江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儿童塑料桌椅、电视机外壳、摩托车配件等几十个品种。眼瞅着别墅小洋楼一排排地往起竖，村长也把代表会风风光光一直开到省里头。

村长喝酒，村里的进出车辆总是络绎不绝。村人们就盼望村长的酒量越大越好。即使有时候村长醉了，爱骂人，碰上挨骂了，还是笑得屁颠颠的。

村人们其实是敬仰村长。唯一不买账的是村长的老婆桂兰。

桂兰长得小模小样说话柔声柔气，挺漂亮挺顺眼的一个女人，村长还真的怕她。为此，有些人便很不满，说：“村长哎，你这叫什么样子？弄得我们在家里也抬不起头了。”

村长说：“怕老婆还真不是个日子，行啊，偷个空儿，咱和她离狗日的婚。”

这话不知怎么就让桂兰知道了，锁了门走了人。支书派人找了三天，也没找着人影子。村长经这一吓，立马住进了医院。

村子里鸡飞狗跳一锅粥的时候，桂兰笑咪咪地从医院接了村长回来了。

桂兰让村长怕也因了村长喝酒。

有一回，晚宴吃到夜里十一点，几个客户哄闹着要去村长家玩儿。村长带了客人回家，开了灯就让客人看到了桌子上的留言：请把臭袜子洗了再睡觉！



村长的脸就像被抓了层皮似的火辣辣地痛。但村长就是村长，随口胡诌说：“咱村委会有规定哩，大小干部每天回家必须帮家属干一小时的家务，否则，一经家属‘举报’，就得罚款一百元交家属。”村长还说这叫“巩固后方”，惹得桂兰捂在被子里笑成个春风杨柳。

不久，这事竟被业余记者二木制作成了一条新闻，还被几家报刊转载。村长将错就错弄假成真，惹得老少爷们儿牙疼似的直抽冷气。高兴得那些婆娘们云里雾里狂疯了好一阵子，齐说还是村长英明。牙痒痒的人，恨不得抱住村长咬他一口才好。

桂兰无意中出了村长的洋相，越发对村长喝酒管得严了。村长很是头疼，经常借口回避，可是仍躲不了。客户说村长架子大了，不给面子。言下之意是说你这么个“大江公司”也敢瞧不起人吗？

谁也不敢得罪财神爷，于是支书出面保驾，村长主动罚酒，直灌到一塌糊涂才算罢手，越发醉得不成人样。

桂兰就哭就闹。村长酒醒了直叹气，说：“你以为我愿意啊？喝酒伤肝我不懂？什么‘路子广，人缘好’？狗屁！咱们村办企业，到哪儿不是仰个呆脸接人家唾沫星子？‘菩萨’上门来，让我陪喝几口臊尿，我敢充大头蒜吗？大家伙儿能依吗？”

桂兰终于扯开嗓门儿喊出来：“你再喝，我……我和你离！”

就到了年三十，照例，村里要请所有家属们吃顿饭，以示慰劳。村长把部下们叫住，说谁有本事敬得桂兰一杯酒，过了年他请客。

大家于是全都明白了，便听得“嫂子嫂子”的叫成一群公羊。起先桂兰还左挡右挡，到后来终于架不住人多，硬是被灌下两盅。

桂兰醉了，村长笑了。这一夜，村长又是端盘又是倒茶，等桂兰翻空了胃，村长亲自做了几只水浮蛋端到床边，桂兰的眼泪吧嗒吧嗒往碗里落。村长就发狠，说这些人真不是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桂兰忙阻止说：“别……别，大过年的……唉唉，我就不懂，这酒……也真是难为你了……”

村长就卖乖说：“桂兰哎，这两年我的奖金十来万，都放在公司做流动资金。前些日子我写了个遗嘱锁在办公桌抽屉里，万一我哪天没了，一半算还酒饭钱，一半给你……”

桂兰伸手捂住村长的嘴，紧紧地把手搂住，眼圈一红，那热泪便如泉涌一般糊了村长一脸。村长伸舌尖舔了舔，心说：“亲妈妈呀，这可比酒醉人哎。”

山石和父亲

杨德芹

走在混凝土铺就的通衢大道上，穿梭于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间，我常常忆起的，却是家乡那布满山石的乡间小路和像山石一样沉默而坚实的父亲。

我的家乡位于渝东山区，盛产山石。山石质地坚硬，乡亲们常用它来铺路、建房、打基，又把它凿成喂牲畜的石槽、碾米的石磨……山石成了乡亲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父亲是石匠，山石堆砌了他再平凡不过的业绩。父亲并不是能琢鸟刻兽的能工巧匠，他只能在山岩上开凿出成块的石条，供建筑打基用。父亲一生中最为自豪的事是在上世纪60年代大兴农田水利时，为本地最大的水库提供了不少筑坝用的石条，以至到现在每次经过那里，他都还时常讲起当年火热的场面：“那可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啊。”当看到堤坝历经几十年洪水的冲刷仍完好无损时，他又说：“要是九江大堤也用这坚实的山石筑成，就不会决口了。”

在家中，父亲便是埋在家里的一块山石。父母的婚姻是祖父母包办的，到结婚时双方竟没见过面，婚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只是貌合神离。而在此前，母亲曾有一位倾心的恋人，后来迫于父母之命而分手。母亲便把这离情之恨发泄到父亲身上，常对父亲横加指责，还常把父亲赶出家门。父亲却很少理论，常一个人跑到山石前，于晨曦中独坐，在晚霞里静默，避开母亲的责骂。我3岁那年，母亲不幸中风，半身不遂，父亲一句话不说，把母亲背在背上，拜访了山里几乎所有的郎中，山石刺破了鞋底，磨破了脚皮。回到家里，父亲又要忙着凿石挣工分，又要煎药熬汤照顾母亲，操持家务，忙得像陀螺。望着父亲忙碌的身影，母亲的泪从两腮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到了床沿上。祸不单行，就在母亲即将病愈时，大



我几岁的哥哥溺水而死，母亲几乎要疯了，常常夜里惊起高呼哥哥的名字，我也吓得丢了魂似的。仍然是父亲，一丝一缕地挑去了笼罩在家庭上空厚厚的阴云。每当母亲回忆起这段日子就说：“要不是你父亲，我和这个家早就崩溃了。”

我是父亲的宝贝，也是他的山石。山里人认为女孩早晚是嫁做他人妇生儿育女的，于是早早地在家里训练操持家务，以便将来到了婆家不受人指责。父亲却坚持要送我上学，他说人就是块山石，不修整就不能物尽其用。感谢父亲！后来我这块山村野石真的在学校得到了修整，并考上了县城的一所师范学校。在上学时我爱好文学，父亲就替我买来一些书籍。在阅读的喜悦中，我也闻到了父亲烈日下的汗味，听到了山谷中凿石的叮当声。毕业时，同学们为留在城里都忙着跑关系，我却不能。父亲就安慰我：真正眼明的工匠是绝不放过任何一块好料的。父亲说得没错。尽管我被分配到了最偏远的山区，在一所实际上是破庙的乡村小学教书，但父亲的话激励着我，两年后我凭自己的才能和实干精神，调到了县城，找到了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

我感激父亲，因为我明白，平凡的石匠父亲所能砌成的，并不是一堵能遮风挡雨的墙，也不是一个波浪不及的避风港，他只能指给我一条山石嶙峋的乡间小路，一个前进的方向，当然，他也赋予了我如同山石一样坚实的品格。

山人的儿媳

凸 凹

上大学时，有幸被一位美丽的吴姓女生爱上。当时极害怕，怕养不起她。后来发现，她不仅食量小，而且虽出身高贵、风姿绰约，人却随和；我又脏又臭的内裤、鞋袜，居然常被她搜去洗得极干净，还总要喷上一些怪异的香味儿。我便觉得和靓女一起生活，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我曾问她：“我系山民之子，爱我甚？”

她笑答：“你长得白，人老实，又极用功，没一丝浮相，将来靠得住。”

我虽不很理解，但觉她是个城市女孩儿，见得广，想得杂，既敢爱自有她的道理，便极小心地默认着这份爱情。

暑期将她带回家，进门她就极妩媚地叫“爹”。父亲久久不敢应，低声问我：“真是你媳妇么？”我说：“是。”山人的词典中，恋人便是媳妇。

父亲紧紧地攥住我的几个指头：“你小子，好能啊！”

于是，父亲不仅每日里顶着日头为她打野味，且每晚的洗脚水也极殷勤地给她端上，全失了公爹的架势。我便感到别扭，对父亲说：“爹，她只是你的儿媳妇，莫太宠了！”

父亲白了我一眼：“瞧你狂的！”便仍是极殷勤地端饭，极殷勤地端洗脚水。我便有些沉不住气，迁怒于她：“这事该自己干的，怎就不长眼！”她便极不安，噙着眼泪忙前忙后，吭也不吭一声。

父亲惊异于她对我的极端容忍和服从，无人处便问：“莫非你捉了她的短？！”我恼极，心里暗暗地吼：你就是我爹，不然，早打出一串耳光。

出山那天，在曲折的山路上，父亲送了一程又一程。临了，终于鼓足了勇



气，一把捉住她的手，塞进三张纸币：“咱山沟忒小没出息，千万莫嫌！”接着，便是不迭的推拒，父亲便趑趄趑趄站不稳。她终于在我的催促下接了那纸币，父亲便嘿嘿地乐个不停。

于是，返校的车上，我便偷偷地吞咽泪水，觉得这爱情来得太压抑太不安分。

后来，我终于和她分了手。

也许是为了心理上的平衡，她将30元钱寄还了父亲。父亲取出钱，在山路上边走边号啕，临了在祖龛前将那钱烧了，并在家谱上写上：吴氏，第x代嫡孙媳。

再后来，我寻了一房又黑又瘦的农村媳妇。偕妻拜老父那天，父亲稳稳地靠在旧椅子上，耷拉着眼皮，对儿女的问候有一搭无一搭地哼哈着。媳妇刚走出门，父亲便对我说：“你命该如此。”久久，他竟又说：“但稳妥。”

于是，父亲便仍然是父亲。我心中虽积了不少的块垒，但看到父亲极秩序极自得地生活下去，对我便有了极大的安慰。

亲娘

李兴学

两个村子。东边的叫朝阳沟，西边的叫平木台。

1973年12月3日，年关前下了一场遮天盖地的大雪。

掀开锅盖，水气呼地一下蹿出来，锅台四周现出一排黑黑的荞麦饼。年轻的母亲徐雅芝将它们铲出来，装在陶盆内，来到里屋，3个孩子早已齐刷刷地伸出了幼小的手臂。她的丈夫则蹲在地上不住地咳嗽着。更让徐雅芝揪心的是那炕头处传来的哭声。正是这个刚出生17天的婴儿，在逐渐加重着全家人的焦虑。

她占用了3个哥哥的被子。男孩们只能蜷缩在一起，仅有的一套棉衣让老三穿上了，两个哥哥穿着单薄而破旧的夏装，在不住地打着哆嗦。

徐雅芝的婆婆从外面进来了，她手上抱着一条毛毯说：“走了12家，总算借着了。”

于是大家开始忙活，尽量把婴儿包得严实，然后一家人开始坐下来吃饭，一边吃一边不停地念叨一个叫刘振国的人。

刘振国是他们的邻居。就在昨天，由他介绍并说服徐家同意，要把这个行将饿死的婴儿送给平木台村的一户冯姓人家。

天近晌午，刘振国才过来。他是给冯家报信去了，同时他从冯家带回来13个鸡蛋和一小袋高粱米。

徐雅芝一阵心酸，好像要拿孩子换这些东西，心想：我成什么人了？

“不这样又有什么法子？”刘振国催促着她。

在凛冽的寒风中，两个人上路了。在距平木台村不远时，刘振国叫徐雅芝停



下，在原地等他。因为冯家讲过，不想看孩子亲娘揪心的模样。可徐雅芝怎么舍得自己的亲生骨肉呢。她看着刘振国拐进村口，也偷偷地跟过去，到那户人家的门前，才停住了脚步。过了一会儿，刘振国两手空空地出来了。她只觉得头昏沉沉的，天地令人眩晕。

二

冯家的男主人叫冯士元，女主人叫齐淑清。他们结婚5年，一直没有生育，于是便想到了要抱养一个孩子。他们的家有一些余粮，还养了十几只鸡，养活一个孩子是不成问题的。

打开毛毯，接来的婴儿早已睡着。他们夫妇俩告诉刘振国，既然孩子已由他们抚养，就请孩子的亲生父母不要来探望，不要向别人说这件事。总之这件事你情我愿，不要节外生枝。

第二天，他们请村中的一个老中医给她起了名字：冯秋红。

为了给孩子增加营养，冯士元特地买了一只奶羊，每天挤羊奶给她喝。那时面粉是稀罕物，冯士元经常去公社用粮票兑换馒头，用水泡开，给孩子当主食。转眼间，孩子1周岁了，齐淑清也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隔三岔五，徐雅芝就要到村口去，呆呆地望着西边的村子，女儿在那边怎么样了？养父母对她好不好？生没生病？强烈的思念和牵挂让她坐立不安，于是她想到要去看看自己的孩子。

她和丈夫是从城里来的知青，邻村又无亲戚，正愁找不到理由看孩子，恰好村上有人出去卖窗纸，她便和那人商量好一道去平木台村。冯家人没有见过她，不会有什么怀疑，她只是想看一眼女儿，就心满意足了。

他们挨家挨户地卖，终于到了冯士元的家门口。徐雅芝迫不及待地走进院子，心开始怦怦地跳个不停。

女儿在“悠车”里正睡得安详。徐雅芝禁不住要伸出手去摸摸女儿的脸蛋。“这孩子，好吧？”她忘了自己的身份，话语里充满着关切。

“你看你，一身寒气，别凉着孩子。”冯士元一把将她的手拨拉开。徐雅芝很尴尬，怕他们怀疑，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这次见面非但没能消除徐雅芝的思念，反而让它更加深了。她决定明年还用这样的方式看女儿。

三

在这一年，冯家生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当然很高兴。他们觉得这个男娃的到